補紅樓夢/第二十二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十一回　秋芳補畫大觀園圖　賈環承襲榮國世職

補紅樓夢
第二十二回　錦香院薛文起得妾　鹽運司賈探春留親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二十三回　柳湘蓮再力救薛蟠　花襲人重錯認寶玉

話說錦香院當下雲兒取了琵琶過來彈著，多姑娘便唱了一個「馬頭調兒」，柔聲嬌媚，真是靡靡之音。薛蟠喜的拍手叫好，說著擺上了酒菜，薛蟠便拉了多姑娘坐在他手下，王仁、傻大舅對面坐了，雲兒打橫。喝酒中間，猜三豁五，鬧了半天，又唱了十來個曲兒。掌上燈來，薛蟠已經半醉，王仁、傻大舅兩個又還喝了一會子酒。薛蟠道：「我醉了，今兒是不能回去了。

「王仁、傻大舅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你不回去，我們要走了，明兒會罷。」薛蟠便站起來，要送他兩個。王仁、傻大舅攔住道：「你不用動，咱們弟兄家，還拘這些禮做什麼呢？」薛蟠笑道：「這我就遵命。」說著，二人便去了。

薛蟠便到多姑娘房裡，歇了一夜。他日裡見了多姑娘，已就酥麻了半邊。這一夜枕席的風流，便把魂靈都被他勾攝住了。

次日，便不想回去，一連住了三夜，兩下十分恩愛。多姑娘也中意薛蟠，便把他的底裡都告訴了薛蟠。薛蟠才知道他是賈府的家人媳婦，未嫁鮑二之先，就與賈璉有一手兒的，因向他說道：「我現在妻妾都死了，家裡只有我們太太，並無別人。你若可以到

我那裡去做個姨娘，過兩年養了兒子，我就把你扶了正，比在這裡強多了。」多姑娘道：「我為的是一個孤身人，要嫁了人家去，不知道好歹，那時豈不後悔？故此權在這裡，也是要尋個合式的人，便嫁他去。無奈這裡來的人，總是有妻小的，便有年輕沒娶過的，他又不能要我呢。難得你這麼樣湊巧的人兒，你便不娶我，我也是不放你的呢。」薛蟠道：「你在這裡是沒有身價的，也就不用贖了，只是你怎麼出去呢？」

多姑娘笑道：「我又不是賣給他的，來去還怕不由我嗎？我兩個多月也算給他尋了兩百銀子了，我自己也分得了兩百銀子在這裡呢。你要用，就拿去用罷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不等銀子使，明兒短了的時候，再問你借。」多姑娘笑道：「借什麼呢？我要用什麼，可不都問你要麼？你明兒還教王仁、傻大舅到這裡來說說，多少給雲兒幾兩銀子。你那裡便套了車來，到這裡接了我去就是了。」二人商議定了。

次日一早，薛蟠便去找著了王仁、傻大舅，告訴了他們這一番話。二人道：「我們前兒特來告訴你，和你瞧去的。這會子，倒給你弄了這個巧宗兒去了。我們明兒要見他，就都不能見了。你可說過，怎麼個謝我們？我們才說去呢。」薛蟠笑道：

「我知道，總謝你們就是了。這會子，先把正事辦了再說。」

王仁、傻大舅道：「雲兒那裡，當初我們拿過他幾兩銀子，這會子還要多給他點兒才說得去呢。」薛蟠道：「要給他多少呢？」傻大舅道：「至少也得五十兩銀子。」薛蟠道：「就給他五十兩銀子，任什麼都有了。」王仁道：「那任什麼都有了。

薛蟠道：「我兌了銀子，便交給你，叫李祥套了車，同你們去把他的箱子東西都查點清了，一起帶了來就是了。」二人便同到薛蟠家內，拿了銀子。李祥套了車，二人坐上車到錦香院來，會了雲兒說明白了，只拿出二十兩銀子來給了雲兒，查點了箱籠物件，搬上車去。多姑娘便辭別了雲兒，上車而去，車夫趕起車來。

不一時，早到薛蟠門口，李祥領著多姑娘下車進去，薛蟠已回過了薛姨媽。薛姨媽因見他妻妾都死了，也只好由他去罷。

薛蟠便指與他道：「這就是太太。」多姑娘便向前磕了頭，薛姨媽道：「叫臻兒帶了他去，先見見蝌二奶奶，磕個頭去。二爺等衙門裡下來，再見罷。」薛蟠便叫臻兒帶了過去，走了一趟回來，便到薛蟠屋裡，箱子東西俱已搬進來了。奶子帶了孝哥進來，

薛蟠便向他道：「你添了個姨娘來了，你叫他聲姨娘罷。」孝哥已是三歲了，便走到多姑娘面前來，叫了一聲「姨娘」。多姑娘笑著連忙抱起他來道：「哥兒好乖呀！」是晚，薛蟠屋裡也擺了桌酒席。薛蟠便叫把孝哥兒也帶著坐了玩兒，喝完了酒，吃過了飯，奶子方把孝哥兒帶了過去。這裡二人關門就寢。薛蟠由此每日在家，都不到外邊去閒遊浪蕩去了。

過了月餘，王仁、傻大舅把三十兩銀子早已使完了，便來找薛蟠，一見了面，便說道：「薛大哥是不出門了，成日家看著，也該看厭了呢，就這麼離不得麼？你通共使了五十兩銀子，多姑娘倒帶了二百多銀子過來，你反落了一百幾十兩銀子，又白得了個人。若不虧我們兩個人，你怎麼得有這麼便宜的事。

常言說的好，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你該怎麼謝我們呢？

「薛蟠笑道：「我前兒才知道，你們還收著他多少傢伙呢，這個就算謝了你們罷了。」王仁道：「那些破爛傢伙，還值什麼錢麼？他若要使，就叫他來搬罷了，我們也沒處放呢。這東西，況且還是他的，也算不了你的謝啊！」薛蟠道：「依你，便怎麼樣呢？」傻大舅道：「也沒什麼依不依，只算我們兩個人來問你借幾兩銀子使一使，也不下數兒，只要你酌量著就是了。

「薛蟠料想不能推托，便在裡頭拿了四十兩銀子出來，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拿去分著使罷。」王仁道：「四十兩銀子，還是我們兩個人分呢，只怕太少了些罷。」傻大舅道：「你不用累贅了，咱們且把這銀子拿了，使著再說罷了。」說著，他便把銀子揣在懷裡，拉了王仁便走。薛蟠道：「忙什麼，在我這裡吃了飯去罷了。」傻大舅道：「咱們還有事去呢，明兒再來擾罷。」薛蟠便送了他二人出去。這王仁、傻大舅拿了這四十兩銀子去，非賭即嫖，不過十來天就完了，依舊又來找薛蟠，薛蟠道：「你們前兒拿了四十兩銀子去，我就算謝了你們了，怎麼今兒又來說這話呢？」王仁道：「我前兒原沒應承，是他說且拿去使著再說的。薛大哥，你這件便宜事，在那裡去找呢，難道只值這幾兩銀子嗎？你看的太賤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依你說，要多少才夠呢？」傻大舅道：「也別提多少的話，你只見諒著找出多少來就是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再找出二十兩銀子來，你們可有什麼話說了？」王仁道：「就是二十兩罷了，我們又不賣什麼嗎，那裡還這麼添添饒饒的呢？」於是，薛蟠又給了他二十兩銀子。這二人拿去，花不上十來天，又依舊完了，復來找薛蟠。薛蟠便變色道：「這是什麼話呢？銀子不是大水淌來的。」王仁道：「你通共給了我們六十兩銀子，連頭裡五十兩，合共使了百十兩銀子。

多姑娘倒帶了二百多銀子來，你一個錢兒還沒費呢？我們今兒來，不向你開口，只問多姑娘借幾兩銀子使使。」薛蟠道：「他既嫁了我，就是我的了。我不借，還由得我呢。」王仁道：「借不借，只問心就是了。」

薛蟠道：「問心？我這個心很問得過去了。憑你怎麼說，我打定主意一個錢兒也沒得借。」傻大舅道：「我們只問多姑娘借。

「因向李祥說道：「你去把多姑娘請出來，咱們當面說就是了。

「李祥答應著，卻不進去。薛蟠沒法，只得又給了他十兩銀子，二人才去了。

薛蟠回到自己屋裡，氣的罵了一會子。多姑娘已知道原故，因道：「他們把銀子看得容易了，只怕過幾天還要來呢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兩個混帳東西，榮府裡久已不許他們上門了。他明兒若要再來，便教人打這兩個混帳東西。」多姑娘道：「不是打的事情，便打他一頓，也不是了局。依我說，你倒是到那裡去避他些日子。他若來了，你不在家，他也沒法兒。他怎能夠進來找我麼？

二爺要在家，請二爺出去申飭他一頓。他要混說，教人拴起他來送到衙門裡去，這才得了結呢。」薛蟠笑道：「倒還是你有些主意，只是我到那裡去呢？」多姑娘道：「地方大的很呢，你也不限定是躲避他啊，就可以帶上幾兩銀子，做個買賣去，三五個月再回來。況且，你左右閒在家裡也不是事。」薛蟠道：

「這也說的是。」因便去回了薛姨媽，薛姨媽道：「你兩回家出門做買賣，都鬧出事來。你這會子又要出門做買賣去，我勸你竟很不必了。」薛蟠道：「經一番，長一智。這回出門還像頭裡嗎？我們家裡近來很費撐持，還不趁著這會子出去巴結出點兒好處來嗎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你說的總好聽呢，既這麼著，你還是找張德輝和他商量商量，要去也還是同他去才好呢。」

薛蟠答應了，便找著了張德輝，和他商量停當，湊了一千兩銀子，辦了兩千銀子貨物，那一半許在半年內歸還，收拾了行李，叫了牲口，往淮揚一帶發賣。因周姑爺現做揚州鹽運司，到了揚州便有照應了。於是，料理了四五日，諸事齊備，便辭別了家中眾人，向南長行去了。

去不五六日，王仁、傻大舅果然又來了。家人回說：「大爺出門到揚州去了。」二人不信，便要請多姑娘出來。家人回說：「大爺不在家，不能去請。」二人不依，便說：「你們大爺，怎麼躲在裡頭不會我們嗎？」正在發話，恰值薛蝌這日未上衙門，便出來申飭了一頓說：「什麼人大膽，在這裡混鬧，這還了得嗎？教人拴起他來，拿帖子送到兵馬司去。」這兩個人聽見，才嚇慌跑了。

再說鮑二已經四五年未回家來，想諒緝捕的也不十分嚴密了，又記念老婆在家不知怎麼樣了，便約會了他們同事的兩個人，一起回來。那兩個人也是要到京城有事的。三人一路，不則一天，早到了京城，捱到傍晚掌燈時分，進了城，找個飯店歇了。鮑二和那兩人走到自家門口，見門已鎖了。鮑二驚疑，便叫同來的人，去問兩旁鄰居，只說是來找鮑二的。鮑二便在巷外等他，那二人走去問了回來，便同到飯店中來，那二人道：

「我才剛兒問那鄰居找鮑老二，他回說鮑老二他去了四五年了，音信全無。他媳婦都嫁了人去了。」鮑二道：「明兒再細細兒的訪問，才明白呢。」

到了次日，訪著是嫁了薛蟠做妾。隔了一日，又在薛蟠門口，來打聽虛實，才知道是薛蟠娶了多姑娘做妾，娶過去兩個月，薛蟠便帶了三千銀子出門，往淮揚一帶做買賣去了，半年方才回來，已經去了兩個月了。鮑二便和那兩個人商量，要想弄個軟梯，進去把他老婆弄出來。那兩個人道：「這事來不得。

聽見說，他家裡的人，現在戶部做官兒，家裡有坐更守夜的。

咱們又不認得人，路徑又生，你便同了去，只認得人，路徑也不熟，別要像上回的何老三了。既是你知道他往揚州去的路徑，又知道他來回的日期，況且你又認得他。咱們不如揀個地方兒去等著他罷，倒是個好主意呢。」鮑二道：「你這話很好。你們明兒把事辦完了，咱們就出城去再議。」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湘蓮、寶玉在酆都城隍府中住了三天，便辭別了眾人回來。二人過了陰陽界，向南而行，走了有二三十里到了三岔路口，不知那條是路。二人正在猜疑，忽見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在那裡招手兒叫他，二人大喜，便跟了上前，走了兩個時辰，早到了大荒山下。少頃進了茅屋，湘、寶二人便告稟到酆都之事。大士、真人

道：「你們不說，我們已盡知道了。」因道：「這是冥中之事，你們都見過知道了。

那芙蓉城中，你們只略知大概，不知細微。

「因便告訴他二人，自元妃、迎春、黛玉、妙玉、鳳姐、鴛鴦、香菱、可卿、尤二姐、尤三姐以及晴雯、金釧、瑞珠等人，始末緣由並現在各事跡，細細兒的說了一番。湘、寶二人道：「請問師父，現在世間一切人物因緣，畢竟又是如何光景呢？」

大士、真人笑道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們，現在世間一切因緣呢。

「因把寶釵、平兒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、湘雲、探春、惜春、寶琴、秋芳、襲人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、多姑娘以及薛蟠、薛蝌、甄寶玉、周姑爺、賈薔、賈芸等人各事情，細細的又說了一遍，便道：「你們二人歇息兩天，就再下山去。先到平安州，是湘蓮的事；後到紫檀堡，是寶玉的事。你們已知大概，到臨行時，我們再授機宜便了。」暫且不題。

卻說薛蟠和張德輝先到了淮安，把貨物發出一半，等著歸起了銀子，便到揚州來。到了揚州，已經出門兩月有餘了，下在飯店內，問明了鹽運司衙門。到了次日，薛蟠換了衣服，帶了賈政的書子，便到運司衙門。門上進去回了，便請薛蟠到內署相見，與周姑爺會談了一會寒溫以及來意，便取出賈政的書子遞了過去。周姑爺看了，又問問京中的事情。探春在內聽見賈政有書，也要問問家中之事，便請薛蟠到內宅相見。周姑爺陪了進去，見了探春，兩下問好。探春請了薛姨媽的安，問問自己家中，並薛蟠家內事情，以及薛蟠來此做什麼買賣的話。

薛蟠便一一的告訴了探春夫婦。周姑爺道：「薛大哥，你的行李等件，現在那裡呢？請說明了地方兒，我就教人去都搬了來，到我這裡住。我們這衙門裡，屋子也還有幾間，況且我也沒什麼事，我們大家朝夕談談也好。」薛蟠道：「我還有同伴的伙計，且還有貨物都還沒發出去呢，等事情清了，再來打攪罷。

「周姑爺道：「還有多少銀子貨物沒售出去呢？」薛蟠道：「在淮上已賣去一半，這會子還有一千銀子的貨。」周姑爺笑道：

「這個容易，我明兒給你向三四個鹽商家說一聲，教他們給你分銷了罷。你們伙計便還教他在飯店裡住著等，單把你的行李搬進來，使得嗎？」薛蟠忙笑著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這就承情的了不得了。」周姑爺便打發人去，把薛蟠的行李搬進衙門，在書房住

宿。次日，便向四家鹽商說了，把貨物抬送了去分銷了。

過了一日，薛蟠便出去會會張德輝，大家無事，便出了天寧門，到天寧寺逛逛，叫了個游湖船，便一路到平山堂一帶，小金山、三賢祠，並各家園子逛了一天。至晚回來，薛蟠便仍回到運司衙門裡頭。

又過了數日，忽然有信，周姑爺又升了江西布政司了。薛蟠知道，便道了喜。接著，各衙門俱來道喜。這銷貨的四家鹽商，聽見運司已升了，素常聲名又好，不敢怠慢，便每家繳了五百兩貨價。周姑爺便點交給薛蟠查收，共銀二千兩。薛蟠大喜，又謝了一番。周姑爺道：「我也不過三五天，等接印的人一到了，就要動身的，恕我不能多留了。」於是，又辦了送行的酒席，寫了給賈政的回書稟啟，交給薛蟠。薛蟠便告辭出了衙門，仍到飯店和張德輝商量了，便在揚州又買了一千銀子貨物，帶回家去發賣。又在梗子上，到戴春林家，自己買了好些香貨，帶回以備送人之用，因此又耽擱了幾天，才動身回去。

到了淮安，還有幾處找項未曾清楚，又住了幾個日子，方才起行。

一路曉行夜住，自從出門以來，已經五月有餘。一日，到了平安州，離家只有三百多里，時已昏黑，便投在坊子裡住了。

當槽兒的照應著行李馱子，進去把牲口拴好，上了料。薛蟠和張德輝吃了晚飯，便打開鋪蓋睡了。當槽兒的等各客屋裡都睡定了，便照了門戶，關了大門，也就睡了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忽然大門有人衝的十分兇險，不知是什麼事情，且等下回細表。